



眞
繫

34

ル 5
3254
34



門 儿 5
3254
34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十八冊

孫樵 唐人字可之

書田將軍邊事

虞集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王奎

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滇繫

八之十八

藝文目錄

昭
和
七
年
八
月
三
日
藏
書

張紘

弔王翰林文

王鏊

明大學士蘇州人

雲南省城廟學記

唐順之

明副都御史武進人

答李中溪御史書

歸有光

明太僕寺丞嘉定人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王世貞

明刑部尚書太倉人

箬溪顧公墓誌銘

徐渭

明諸生山陰人

雲南武錄序

黃洪憲

明學士嘉興人

中丞蕭公神道碑銘

程嘉燧

明布衣嘉定人

送上黨楊侯入覲序

金聲

明御史休甯人

太律序

黃向堅 布衣蘇州人

尋親紀程

黃宗羲 布衣餘姚人

書錢美恭尋親事

李良年 布衣嘉興人

送兄之滇南序

楊名時

靖誠合唱和詩序 曾氏族譜序 游氏山莊記

張大受 蘇州人康熙己丑進士官檢討

大定州學記 畢節縣奎文閣記

沈德潛 蘇州人乾隆己未進士禮部尚書

鈕半村滇中詩序

袁枚

彭司馬小傳

李果 蘇州人布衣

大理石屏記 游支硎中峯記

鄭虎文 嘉興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贊善

徐公政蹟碑記

朱仕琇 建甯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庶常

送傅少尹序

陳道 新城人乾隆戊辰進士

送傅京兆歸雲南序

張玉樹 武功人乾隆辛巳進士臨安府知府

劉節婦墓表

張葆光 滁州人歲貢生

大樹堂詩序

王豫 丹徒人監生

書泛舟吟後

劉開 桐城人秀才

二餘堂詩稿序

孫琪 華容人監生

天愚集序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嶲俱為邊城逼
 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二年能條悉南蠻事為樵言曰巴
 蜀西逼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
 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環五蜀之甲持倍尋之
 戟徐呼按文粹步且戰且進蜀遇鬪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
 如蝨皆折刃失集作鏃不能斃一戎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

真繫

八之十八

藝文

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
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
俾由蜀而貢又擇其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筭業就輒去復以
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
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能大
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粹
集本盡削其三門三字而云大入成都門乃
不成語賴英
華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
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
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

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作戰非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

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之

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編民李權者遣子齋書通
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戍按獲之按問得實棄市後

或有睡其所爲者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

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

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

固已呀然汗而况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拔戟而鬪邪加以

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餽者縱吏而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

文粹作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
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

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砂補其數以給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

得能集作 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

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

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

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繕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

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

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餽

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集有無怨於將軍則如之

四字集何作何如 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文亦雄傑可愛唐之蠻無異今之緬也今之滇無異唐之蜀

也自投誠後定以十年一貢于都會要害之處絕不任其羈

戀待之可謂得其道矣○緬酋原為莽氏乾隆間失于甕借

牙傳孟絡孟駁孟隕查孟與蒙韻本相聯豈即蒙氏之裔歟

鄭買嗣殺蒙氏八百餘人其存者遁之邊境亦未可知聞煇

動時有欲來大理祭冢之語則予此說似非無徵也通使翁

君得勝曾官游戎予分鐸劍川日翁為鶴麗鎮都閫與予相

善恨不以此一叩之戊辰驚蟄日記

虞集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摠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於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

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

歲月先後多寡爲差次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考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闕而聞焉亦未暇於詢考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刀筆吏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辱吾子方也邪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才也遠險之國玩于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盼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

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設施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歌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是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之深導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

意其亦有發于小知大受之辨矣哉

錄此以存一代之典制文與史互爲表裏誰謂雕蟲之技無
關掌故

王奎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洪武間景章任山西參政宜可山西布政無何俱以累謫戍臨
安王嘗謀於韓曰吾二人白首相弔以至於今天將崇茲土爲
吾堂若封歟不豫銘之懼世之弗白於道又懼道之弗白於志
也生名奎字景章大原生自號括之松陽人銘曰箕也不可以
簸揚斗也不可以挹洒漿祇適其逢而繫其庸不規而方惟秉

以常將殞質而連喪抑乘天而耀芒又何必譎譎而較其短長
徵以銘章緊彼之藏韓作而言曰公豫自銘不豫吾銘可乎宜
可吾名伯時吾字號五雲越之會稽人與公同出處也乃銘之
曰惟韓之原本於姬國以爲世愜鴻基宋績肇啟系相琦二王
繩繩以丕緒歷元不競世弗隳先生懋德執不倚摘姦秉忠神
其機致君有道沛以施載厲載棘氣不萎達生知命壽乃彝我
銘其藏永厥期

都御史王啟讀王韓二銘系以詩曰世弗白焉用銘天將崇茲
土死欲留其名道別各有成男兒當自明君不見齊有太公望

海豐
六
投竿遇主依周葬又不見晉有陶元亮棄官不仕自作狀我欲
滅迹返太初滇陽婺女皆吾居風塵南北揀不得不作賢臣頌
亦無封禪書

張統弔國使王翰林文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羣雄耆定光嶽混合乃睠西南獨
阻漸被詔翰林侍制臣禕爲正使往諭之遇害又八年辛酉天
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統備員政闕再閱十五年爲
歲丙子第二子紳仲縉來訪公殯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
陵谷已非蹤跡莫考無以致其情懷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

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統弔于次仲縉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
以去家後有書自普定來以續大事記爲囑乃此行絕筆悵悵
在心竟不得接其應響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于此極也統謹
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卽遠而志于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至孝
者不于其體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子迎神以返
于義爲盡况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
者及此時招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子又何恨仲縉因以
公之家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內早歲薄
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內介而外方有齟齬焉其

道難進其節不苟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
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卽行與顧婢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
鑿空而往跋涉畏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記爲念夫大事記乃
尙論古人賢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
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蔽匿而義不苟免卒慷慨就
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于臨難而其平時固已判然于胸中
矣嗟乎事之不偶乃期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不
幸焉若遽以成敗爲優劣則蘓屬國有媿于陸賈顏魯公與終
軍不可同年而言矣其可哉統卽弔祭遂申之以文曰訪前修

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漫漫其修阻兮魂杳杳其曷追羅
蕙肴與桂醕兮集衆美以爲儀藉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
茲公之真潔世所信兮琢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
自浣乎塵土製雲霧以爲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擘星辰以耀芒
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顧食焉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節
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今遇豺虎之狺狺彼
徒知爪牙之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死兮
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摧兮終腐朽于荆榛委蟬蛻而不
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彼燭爛之霓旌逐飛

廉而東驚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曠漭兮謁重華而是止
愛傳說之有託兮亦徘徊于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
昵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兩浩
蕩而難傳將速返于故居兮甯爾宅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
善述兮長致享于春秋

王鏊雲南省城廟學記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覆幬而亦或有不及世謂瞿曇之書能行
諸夏宣尼之道不及跋提以西日月麗天陰崖猶晦非物有障
之者耶闢而闡之則惟其時惟其人雲省古西南外徼邛笮冉

駝棘鳩咀咩之域至漢始通中國唐宋且復失之元始有學宮
立文宣廟其制庠亦莫之變也蓋至我朝分藩作鎮建學設科
俗始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纓冠束帶與中州爭先正德乙亥巡
撫都御史何公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察始至視學堂殿門
廡梁棟圯腐聖賢像設黝昧剝落相顧嗟咨謂茲土雖遠京師
聖化漸被比於中州而風化所出蕪穢不治何以仰稱朝廷作
人化遠之意乃節冗費募閒民遷尊經閣於後大成殿則因其
舊而廣之前越通衢端麗靚浚像設儼煥又拓地展學伐石爲
門樹以綽楔鬻舍傍列周垣外繚巍然大改舊觀始事於乙亥

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凡滇民之遠近來觀者咸有思樂采芹之願且請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在天下無古今遠邇皆之障之也道果損乎今之聞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成績不可無紀故爲記之庶後世知政教之被于滇自我朝始而興學崇化滇人益勵又自二君始

唐順之答李中谿御史書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旣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

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撫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

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

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

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

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劉實夫已葬否葬時已有銘否如未有銘吾輩雖不文然以交游相知之故亦當強力爲之兄北上時可問其家取一行狀攜來何如種種衷曲不能多談惟俟面旣

中谿公與高公雲川先後按閩謝在杭肇淵稱爲兩御史爾時風采尙可想見觀荆川此書則三年計典竟成具文取張禹山舉廉說合看蓋亦有味乎其言之哉歸有光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爲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己之所爲爲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間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其後頗設刺史監

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爲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熊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直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爲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尙爲雲中太守龔舍爲泰山祝良爲九真而張喬爲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

清晏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爲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旣高姑藉此以爲召入內臺之地卽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天子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驚直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

王世貞明故南京刑部尙書箬溪顧公墓誌銘

余少則聞諸長老言國家鴻豫龐碩之化至孝宗朝極矣上神聖旣益習天下事思與賢者共之歲乙丑策士蓋籲天禁中公而是歲所舉士至貴近臣毋慮數十百人其最賢者爲宋莊靖公聞莊簡公張文定公魏恭簡公崔文敏公太常穆公大理黃公吏部郎鄭公博士徐公及刑部尙書長興顧公顧公視諸公年最少然成進士二十七載而始以中丞撫滇中廢十五載起

故官歷兩京大司寇引年歸箬溪又十餘載海內士大夫無論識不識咸目公如清鏞大敦或望以爲喬嶽鉅川庶幾復興雲雨而今不可作矣公之薨天子命吏部議贈贈公太子少保禮部議祭祭凡二壇工部議葬窀穸出自有司而公孫嗣衍獨以某嘗及事公爲屬吏奉徐大夫中行之狀來請志與銘曰公志也某安敢以賤且少辭按狀公諱應祥字惟賢其先吳之長洲人高祖壽一生伯通伯通生克升克升生公父恬靜翁挾扁倉術行游江湖間悅長興山水家焉娶烏程楊氏卽公母楊淑人也自克升及恬靜翁俱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始楊淑人

娠公而夢若麟者入室寤生公遂名之曰夢麟少卽警敏善屬文踰冠與計偕連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饒故訟地其人吏獯意少公公始至於所決務得其情讞旣具獄吏視之雖廷尉牘弗如於是咸大恐惴惴來聽約束無敢受私公乃時有所縱舍以示寬貸連攝大縣令稱平府闕守則又攝守會姚源洞寇起虜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公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辱臨我公爲數語晰利害賊立釋令去日府君活我不復反矣諸臺使者咸稱公以臺諫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時緹帥錢甯幸

用事公實其屬獨折節願交公公異謝不爲動甯當上自免疏屬公草公故爲峻語風之甯謝曰顧君憂我深耳此白簡語也屬吏部欲超公爲廷尉公固辭乃得廣東按察僉事以去僉事治嶺東道汀漳山寇起囁三省中丞王公伯安討之公以兵挫其鏑鹵酋首雷振温等級千四百餘功上未報又移兵逐海寇金璋韓亞颯等覆其穴焚餘皇三又移兵芟榔桂寇級千餘始報遷祿一級公之治嶺東道不拾遺其用師再越省一越郡威望赫然尋賀萬壽入京而甯藩事起擢公按察副使分巡南昌道公馳傳往則已捕得反者殘民困誅賦敲筆駮瘕訐訟蝟起

公力爲經理振刷之民稍稍有生望而公竟以爲民中持故不能無闊略於上兩臺撫他事中公吏部廉知狀格不下然公亦尼不遷者六載始量移陝西苑馬寺卿明年事大白遂遷山東右參政連爲按察使右布政使公之爲按察嘗上疏慎謫戍戒酷刑杜株累嚴軍政四事下有司著之令甲尋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公所規畫上事凡二十餘其大者如更定永昌府騰越州鳳梧所諸衛署築尋甸等府城隍頒王氏鄉約增永昌府縣學師儒申明射禮寬軍職襲替例宦不能自歸鄉於官或寓喪者爲傳送之滇人事事稱便無何以楊淑人喪不

海亭
二
侯代奔還法當罷既服除徜徉菰城崑山間與尚書蔣公瑤劉清惠公麟結詩社有終焉之志吏部都察院數爲上言故都御史應祥聞母喪越在萬里外匍匐徑歸誠背大典第其人材足使棄之無以明國家觀過之仁宏敦厚之道報可起公再撫雲南南中諸父老多及以壯事公思公如一日而會公至旱而雨民益大悅元江酋那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公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公遷南京兵部侍郎去後至者不勝切迫之果失一布政使以敗公當之南京未上召爲刑部尚書時覽爰書有所不懌曰後主所是爲例固耳吾安能效趙少府孳孳窺

人意行三尺也乃屬郎稱精平者吳君維嶽陸君穩悉取前後絜令增損之著爲例時郎李攀龍文高寡推與公得其一篇讀之輒嘆曰少年樹頭顛操觚翰吾不知其幾人若力探正始舍是生奚屬哉公之爲尚書三月御史有及公者始公入其同年柄相某雅自負推轂恩公故爲不知而待之無加禮相某恚以旨授御史御史其鄉人也疏上乃陽驚曰顧公舊德亦爾爾毋乃憎其鼻耶蓋謂公鼻癭也遂調南京刑部公忻然曰南北皆上恩吾不知所從德又復誰怨公爲南刑部益任職無害然自顧且老而象魏日益新居二載得請致仕社中諸老人劉清惠

公迎謂公吾曹卽行者不愧居居者不愧初恨不令山吏部暮
年見之公所爲吟詠於社中每一篇出人輒爲傳寫評者謂其
詩似白少傅書札似趙吳興乃公夷然不屑也公嗜書無所不
窺不以寢食廢手一卷時時至丙夜家人笑謂公豈復就試耶
公亦笑乃已公少則嘗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依其說
大指以孔子豈自愛其聖者必晚而後施之曾氏驟然而語人
以天德之知彼曉曉然以天德之知自命而卒未離聞見知也
且性命非空懸而無寄者苟日愧於倫物而談性命得無爲跖
者笑耶而於學實不名一家六籍九流百氏言人人殊無不捫

析而衷裁之其最自喜者九章句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
宇宙宙得無師之聖唐中丞沈司封嘗從受學所著有惜陰錄
人代紀尙書纂言歸田詩選備查摘錄授時厯法測圓海鏡弧
矢筭術讀易愚得唐詩類鈔明文集要行於世以乙丑九月七
日病瘞卒距其生春秋八十有二配張氏封淑人子一思純爲
縣諸生娶嚴氏女二長適福建布政理問吳徵次適新喻丞潘
銑孫女一適太學生朱鳴皋思純十九而天無子公乃以族孫
卽嗣衍後之蔭補太學生娶青州守施峻女公卒之明年嗣衍
卜以十二月十六日葬於靈山之麓禮也徐大夫曰人望公貌

海豐
以爲長者不佞得其隱德三焉正德中施御史儒與中貴人抗
被逮有謀公以賄緹帥宵脫者公怒曰御史卽死死職耳令以
賄生御史豈御史意哉然公陰爲居閒萬方脫御史獄意不自
言也汪太宰鉉爲廣東時捕寇無功公推功汪得驟遷至太宰
人或以問公公謝亡有也貴溪相公所舉士也執政十餘年公
里居訊問不相及亦不復爲人言嗚呼此不亦斤斤篤至不愧
孝宗朝士大夫風耶銘曰

上帝曰咨汝辟乂民唯賢是啟用賚汝老成以慰茲元元豈唯
帝是畏唯一人是媚用昭貺於帝夙夜匪懈自觀駘背五馬彭

彭再鉞於滇帝省其澤以莫不覃貫城熒熒兩肺我都帝省其
憲抑曷敢渝歸而著書其言盈軌派疏九流蔓刈百始所最憂
者世儒頓門母人舜其口而蹠厥身母文短徇好而汪洋自恣
匪倫匪物性命曷寄味哉言乎帛如菽如如瓚彝在櫝如鴻羽
在陸靈山之陽厥土燥丹有書壁焉有司寇冠余小子銘之其
永勿刊

徐渭雲南武錄序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
越賅音炭夷以貨贖罪曰賅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有

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方莫與爭利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馳突如神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方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世隆而愈肆若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徵側之役諸葛武侯有孟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秦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以弓

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賤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粗枝大葉而一往雄邁足令壯士動色

黃洪憲明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建水蕭公神道碑銘

乙酉秋洪憲竣試事取道金陵中丞蕭公遣蒼頭持赫蹏

本漢書外

戚傳赫音閱小薄紙也

來訊曰病弗能郊勞且乞骸矣洎余入都之二年

從臨安司李問公起居狀曰是闔門養威者然病目眚又踰年

而訃至余悲不自止會其子漢卿遣僕持王參政狀請余銘麗

牲之石蓋遺命也余何敢辭公諱崇業字允修別號乾養世居

秣陵洪武初徙雲南衛四傳而為公考頤庵公以公貴封太僕

卿母戎太恭人公生而早慧日誦千餘言屬對敏捷胡秀才啟

仁大奇之曰吾有息願佐蕭郎湘藻是為胡恭人公舞象遊庠

學使者亦奇其才予之餽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辛未成進士

選庶吉士博學好古自為諸生時業已穿穴今古及讀書中秘

同館競詞賦公曰奈何以雕蟲技坐消清晝乃究心理道深習

國家典制同業者心遜之謂其有濟世才館師亦云癸酉授兵

科給事中首疏五事曰崇正學以迪士核實政以稽吏斥飾辯

以求言緝陰計以維風禁侈汰以敦俗識者謂知治體皖軍謀

嘯撫臣上狀失實公劾其欺蔽中外肅然轉工科右給事中會

畿內侵公請舉遺賢簡循吏固邦本緝奸宄辨冤獄撫無告六

事以弭災變河決淮陽或請開草灣洋麻石礎諸海口公上疏

海裏
三
曰往者議開沕河事已病今復開草彎是兩病也矧歲稔民絀
大司農無見錢不如專意沕河便已轉戶科左給事中時驛禁
方嚴人揣當事指無敢緩頰一言者公上疏曰一命半通誰非
王臣而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非以體羣臣也且立法峻則
持久難請自今定職名填實數毋陽奪陰與使下掠美而上不
見恩時雖不報聞其後卒如公議琉球中山王請封公當往或
曰海多颶風波臣不爲給事弭節也公嘆曰諸君欲我逃雨汗
哉匪躬之謂何死諫死使等死耳且男子業懸弧矢而懼此茫
茫者非夫也乃出上所賜麟玉服之叱馭去至閩與謝大行議

減海艘費十之四五閩人德之往國王迎詔立龍亭不拜公讓
之使拜自郊勞以至晏贈靡不成禮王亦驩然餽使者金公卻
之及遣陪臣入謝復以請公曰臣無私交不宜受金褻天朝體
上嘉之以金還使者公往來海上再更臚臘陽侯颶浪黃頭郎
掉船多五色無主公獨揮塵嘯歌自若比歸無幾徵德色第曰
賴王上神靈海不揚波臣何勞之有特授兵科都給事中居有
頃遷光祿寺少卿辛巳擢貳太僕先後賜金緋者二尋遷太常
少卿再晉南太僕卿南岡改北時以良田爲廢裏蹠爲駒僕臣
擁虛名耳公條上四議嚴舉刺牧政大舉尋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嚴譏察教水戰禁囂訟發御史侈用贖錢列其
狀以聞上震怒下詔逮御史公曰蹊田而奪之牛得無過甚乎
復上書政府申救甚力時論譴之會太夫人有微恙公亟疏求
去甚切上憫其誠暫予告乃歲餘竟不起方疾革時猶北嚮稽
首謝至上恩復南嚮謝戎太夫人曰兒不能謹身終菽水養惡
用子矣顧漢卿曰若善視吾母異日隧而相見俾我融融也聞
者莫不隕涕卒某年月日距生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公爲人魁
岸睨目蟠腹飲人以和遇知己引滿浮白危言莊語雜以談謔
而未嘗詭於正其大節凜然絕不爲脂韋詭隨而議論常依忠

厚詩云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中丞有焉使天假之以年其功業
可勝道哉公著述有奏議使琉球錄南遊漫稿銘曰

長庚降兮碧雞登天祿兮吹藜歷瑣闥兮彌違遵轄軒兮象胥
蹈鱗穴兮如夷秉淵塞兮牧圉跨天塹兮總師維南國兮是毗
紉薜荔兮懸車齒踰艾兮未耆望馬鬣兮歛歔

程嘉燧送上黨郡侯楊公入覲序

歲己未春正月天下當大計監司府州縣舉朝于京時潞侯楊
公先以冬月戒裝其屬邑八君者偕謁余文以贈行夫侯之由
尚書郎出守潞安僅數月不繁爲條教亦未嘗驟有所更張而

民皆晏然自得於山谷田野之閒今侯以述職行非久遠皆皇
皇然若赤子之去慈母則何其相愛之深歟太守雖號親民其
秩尊上侔監司而俯制州縣於匹夫鰥寡之情非得數數聞且
一旦由京朝官奉璽書以出曾未數月而民愛之若是此豈威
令智力之所爲哉夫人有可以致一時之譽而不能服匹夫之
心力可以制人之死命而不能使人之愛慕顧所以感之者異
也侯爲人溫厚而直敦大而敏擅經術精法比其郎刑曹庭中
號不冤及爲潞安虛己好善約於自奉而誠於愛人孜孜訪求
問民疾苦雖令以下至丞尉每降詞色如恐傷之洞悉情僞而

未嘗責以苛細至於蚩蚩之民或遮道擁輿一一爲省理撫循
未嘗厲聲色孰何之蓋務在得民之疾痛而與之爬搔甦息使
僻遠一介之小民不知有官府之難而數百里八邑之羣吏皆
得以行其守令之意支節血脈相通爲一而無復壅隔闕滯之
患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侯真其人矣自昔唐虞之盛庶官
庶政載於典謨其要在不虐無告不侮鰥寡至詩人之所以歌
詠君子必曰豈弟著善爲政者不拂民之情而非豈弟則莫能
得其情而感民之深世之君子或好爲赫赫之名厲蠶氣任剛
作往往遷擢以去而於民之休戚漠如先是陳侯公平仁恕去

而見思蓋賢者也今侯繼之又賢慈祥惻愍皆有豈弟之澤即山谷之老稚閭閻之婦女足未涉侯之庭而聞侯之行皆延頸企踵以遲其來則凡言上黨悵懍俗悍而難治者殆亦非民之情耳迺者自官府睽隔公卿臺省多不得其職惟外臺監司守相猶可舉其優恤保惠之政誠得如侯者數人列於雄州劇郡閉以宣朝廷德意而固國家之元氣甯詎非社稷之功哉頃大司農移檄州縣減輿僮顧募之直加歲賦以給遼餉恃侯之仁故賦增而民不知然山右土瘠居有杼軸之供行有屯戍之勞侯固恤其不堪命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

諏古之君子於行道之際不忘咨諏民瘼以入告天子今侯由會城經三河之墟邢洛之閒皆畿輔根本要地吾知必有崇論宏議聞於朝著以沃廟謨而固邦本者當不獨私三晉之民已也

考滇志楊掄鶴慶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光祿寺卿于守潞安並未載及而鄉賢宦績亦佚其名非松圓此文幾至失傳矣今楊姓多發科者歸而告之使其數典而毋忘厥祖且以嘆志之不足憑也戊辰仲春師範記

金聲葛澹淵先生太律序

滇僻處天之西南其人才不若中土多出則必雄深怪偉迥然異人如吾師澹淵先生學悟精絕跨秦漢而上又不徒以文章著也余兒時受師知往往聽師爲諸生說易不解亦不能問時齒雖童聞師語咄咄則心竊敬之未幾師移南都余日長大走師署雜叩所學倉卒間昏鈍不能領師謂予子今方爲制義求進取姑俟科名後圖之已而師經營黔粵秦隴間余亦困躓場屋今倖一第圖所以就學而師歸滇矣已已承上召對次問天下奇材聞及師以遠不及姑置之已而事不就不敢復有言余亦以病歸里旣不能從師萬里外而師之學太律尤著夫樂

之不傳久矣余旣不學不足以知師則爲刻是編以行冀天下之知此道者或有知師因而教我甚幸若師之磊砢英多不以是書竟也

黃向堅尋親紀程

順治辛卯臘月朔拜墓辭家視身如蛻不令兒女子輩悲涕牽衣亦不忍回首一語承五六長幼至戚相送登舟瞬息天涯往江城索王雨民家書不得計五日抵杭至江頭覓船南望雲山層疊江流浩渺坐篷底不覺熱淚淫淫下矣停一日放帆自富陽桐廬蘭溪嚴衢諸處上數十大灘閱旬抵常山舟中雨雪頗

多忍寒陸行歇草坪鋪曉起霜天路滑朔風刮面前出玉山縣
附舟下廣信府泊鉛山河口同舟者酗酒致予失足幾危過貴
溪弋陽望龍虎諸山景色絕勝殊無好懷八九日下數十大灘
轉上水抵鄧家埠適羣盜焚劫煙燄未息船不敢刺岸泊江中
候曉登程從此始托足芒鞋矣路次多盜多虎佳山水悉成苦
况除夕投許灣客舍孤身回念家鄉日去日遠未知何年得與
二親還家壬辰歲朝拈香望南心禱泣然泣下主人設席勸飲
強醉夜發雷電雨雪浹旬初九日蹕泥觸水由流坊達撫州踰
狀元嶺至戰坪出豐城臨江界時值元宵歇鰲坊李姓家情深

如故人在途時遇雨雪踵趾破裂痛楚輒倒地身裹泥塗自顧
堪憐往往僵臥道旁探去路多岐進水南歇農家覓伴得同行
者二人見予孑身孱怯徒步艱難互相設言前途戰爭靡息行
旅久絕路有虎狼之虞身有疾病之憂固促予速歸予無退志
無懼色強與行十九夜乘月發足幾落澗中早至樟樹鎮渡江
從山谷最僻處問路曰金樓水白慈化青山黃岡桐水俱在分
宜袁州醴陵之間村居悉依山傍水茅簷土壁儘可安歇但山
徑崎嶇多圯橋斷岸臨之股慄閒有煙火荒絕處則裹糧而行
顛躓頻頻計行十三站至二月初旬渡湘江寓湘潭縣城外左

足血瘀腫赤痛不能禁用瓦針刺血憔悴支離眠餐幾廢同行者深爲予惋惜又設疑畏之語沮予前進唯唯謝之云予出門時將萬念放下雖艱危敢不自力封家信一函附同行者寄回養足五日由湘鄉渡江而西上寶慶府四望荒山田多草萊髑髏遍野虎跡如碗偶見羣鹿當徑逐之則陣圍亦可駭凡去路通塞每先於宿處得之陟峻嶺則汗溢沾背踔深溪則冷刺人骨幸足力漸好善走又善飯日擊蓋始覺酸疼久若相忘風風雨雨行十五日至高沙市距武岡州六十里翹首天南重嶺雲封綿亘如長城遠帶內卽蠻夷部落聚居所謂五陵溪是也從

此得閒道多崇山複澗足雖壯往目幾爲之淒斷歇水岔敗屋中夜雨傾盆苦不能睡用蓋支坐待曉將出洪江關有北兵守險迢回不前旣出人烟斷絕時而深谷荒筍時而嶺頭澗底困踣異常幾令此身無處安頓曉上桃子巖此地苗獠出入害人山農結伴持矛帶弩而耕進大龍壁擁塞得獨木船渡大溪三道碕岸臨於怒濤之上徬徨躑躅高深是懼山中叢篁古木陰森蔽日悉從無路處覓路且有異花紅紫間出有異鳥悲鳴不絕殘葉盈尺落花相襯如層褥瞥見荒邱祭埽淒然有墳墓想時尙在沅靖粵西之界乞鄉導轉入西溪柳寨俱係苗地苗民

椎髻懸環語言缺舌或有能通漢語者亦知畱客作供具釀酒
如蜜舂米如雪其巖壑之幽深泉石之奇怪大都皆世人所不
經見者抵舊寨卽便水驛之南岸地方久無統轄亂山環繞極
目草迷多漲沙多流潦多獸跡踣躄厯晃州至鮎魚坡幾至無
屋可歇忽聞人言於藁莽磈礫間尋聲覓宿得新結草房尙未
築垣用茅刺相圍抱膝不敢睡來日岸草蔽身捍頭目行不得
昂步聞礮聲遙望烽烟知秦關不遠又前見伐木重圍樹柵如
城空際懸一大鐘兵士立于層梯雄聲詰問予又前喋喋多厲
言以姦細目我傳令啟柵放進將主作嗔怒狀左右持戟恣睢

叩我籍貫姓名來幹何事要從那裏去予涕泣跪告獨身冒險
而來只爲父母在雲南數年音問不通存亡未知特來尋訪實
無他意探予得情顧左右曰前途尙遙羸怯若此如何可去畱
宿營房更盡差騎押至平溪見高總戎又具以情稟加意矜憐
云尋親果真當給票放之前去明日午後渡江歇青浪又明日
渡江歇焦溪兩日江畔荒寂舉目驚心塘兵忽大聲喚我莫走
有虎在前山宜小心予恐往前果見虎跡厯厯踰雞鳴關多層
崖絕壁關隘重重達鎮遠府治不設城郭四隅高山屏立岵嶠
中帶大溪如據萬丈之城臨不測之淵跨大橋一東岸有紫陽

書院樓閣臨於絕巖帥府駐兵觀望許久潛訪姚邑音耗未的
此處有厲禁非其民不得上密遇楚黃人楊姓者追隨入黔進
紫岡油柞諸關歷相見坡萬山雄惡撐天雲日多異色大溪穿
入巖穴約半日程仍由山腹中瀉出怪怪奇奇皆思議所不及
者歇偏橋衛學舍尋上新添龍里清平一路高山排列嵐瘴晝塞
恍疑鬼窟深溪架梁寒栗可畏下峻嶺百步九折過麻哈葛鏡
橋犵狓寨對岸削壁陡絕鑄神畱宇宙四大字至平越府山勢
巍峩路紆折如羊腸兩旁俱苗蠻巢穴昔年官商每受苗害選
山之最銳者設哨備警今十里立塘塘兵時被虎馱去嶺頭坡

足骸骨枕籍商旅絕跡止見飛騎往來衝突又見割耳鼻之
人更有兩手俱去者猶堪負重行遠慘甚卽有奇山異水不敢
流覽一宿山寺一宿塘鋪炊飲烘火不得倒睡自高沙市入貴
陽府計程一月有餘繇谷角歷關隘數里驗票進城城內屢遭
屠戮居民寥寥楊君憐我畱歸頗親厚途中凡遇神祠必進禮
禱祝時詣帝廟卜二親消息或見予髮未壯伺予欲執適遇程
姓者言及遠來尋親錯愕竦聽顧謂予曰我新安人寓居廬州
幼年被擄至蜀今經二十年不知父母家鄉在何處悲咽良久
云我住衙門查汝父履歷便知下落晚袖片紙鈔父告致緣由

在丁亥冬已解任矣予深喜倘得相逢圖歸有日但未知隱於何處復囑予當上一稟啓于主帥有票方可去在寓擗管爲萬里尋親事草數行成凌晨雨中袖啓未達府前兵衛駢填象馬塞道予逡巡于隊伍之中啓不及上時四月初一日也次早呈進晚刻卽發下批據實非姦細的係尋親著給票與他去初二日領票又詰問數四方給票得行臨行承他鄉三四友相賀贈別有熊姓者攜手送至郊外灑淚勉予云雖無伴侶有票當放膽行去揖別遙相跂望尙在城隅拭淚未及數里兵馬橫戈支戟擁道不得前站坡足數問驗票囊前一人傳諭好生讓他走

又數里許突遇一卒將繳擊破疾馳去驚疑未省進威清城中茅屋數閒空諸所有席地而坐見一卒執小紅棍夾一帖飛馳云軍令來速站起詢前擊繳者亦軍令也次晚達平壩衛兵馬屯營兼程歇萬隆舖睡草次四體不能屈伸達安順府府公李春鯤驗票留署中致贈過安莊衛歷白水驛峭壁千尋奔流瀑布獨坐縱觀心目澄竦歷頂站岡巒環而數息得踰霽雨兵馬踐踏擁成泥浪循平沙躍走深陷沒膝身若墜淵幾不得升次關嶺連峯橫絕卽漢將關索駐兵處迄今顯赫有雄將守險不易登上嶺將半氣喘力絀倒嶺畔有老僧出茶啜之強起用蓋

作杖約步登嶺頭見布帳漫山徧野羣馬縱放旌旗蔽空礮聲
如雷少休下嶺突騎執至營中詰問驗票因勞問途路之苦令
役設飯緣病不用又給粥一盂夜半起營去予息草店兩日束
行囊前走又見兵馬雲集旋嶺而下駕象者乘騎者旗幟炫目
山谷震動將暮疾走尋宿又見後營扎于嶺下造飯馳馬紛紜
軍容如前驗票又走見羣象塞路休白口坡自進關來凡過郡
縣衛所開路廣闊每十里立塘以次驗票稽察無票卽係姦細
致行人裹足次盤江波濤洶湧兩崖拔壑陡峙鐵索架橋素稱
險阨過此盤詰最嚴亦入滇一要害處把隘將士姓潘係秦州

人驗票相畱話別酷日炙身俄頃雲合雷電烈風曳蓋淋雨不
得蔽從舊城馳至苗寨僅見苗婆一二張口叭叭牛豕溷雜負
雨疾走上層嶺雨集成潦洶洶作怒濤飛下衝波力前股膝聯
騰欲仆雨盛而氣益壯息海馬莊乏米不得飽餐烘衣至夜分
不睡自出門來嚴霜凍雪淒風苦雨淋頭抹足未有是日之甚
者披濕衣蚤行上安南衛歷老鴉關奇峯合遼飛泉濺衣列岸
連延如棧登江西坡過普安州上雲南坡層折巉削雲海茫然
凜凜生寒至亦資孔在在被兵幾不成世界路絕行踪時遇苗
子成羣遞送軍糧過滇南勝境坊林巒風土便覺與目相易歛

平夷衛遇浙東錢公士驩係舊任雲南陽宗知縣落職補署廣
文芒鞋謁見瞠目袖手倨視告之曰某從蘇州來尋父親黃大
姚的覩面注看敘揖握手大慟隅坐細詢父親消耗言之甚詳
云當兵戈搶攘患難相同而能出險入險者惟君家父子旋問
及山陰景色又不覺悲喜交集煮二卵壓壺自傾談至篝燈而
罷是日知父母無恙殆寓姚之白鹽井曉起精心勇行中道山
水瀾漫寒裳行二十餘里毫不覺苦歇露益之交水城中過江
右客桑姓者繾綣如故交不忍卽別到曲靖府城外敗垣頽立
僅存諸葛遺踪一坊挂號時各官在社廟祈晴門役奉票送驗

愕然促語命吏引見予短衣草履叩謁多禮貌涕泣不敢仰視
見予病日化離咸咄咄驚歎勞問予悲咽不能答下寓有古道
臺諱心者卽回署相邀畱至榻前備言老父受難之苦不做官
之樂棲心釋典恬泊無營有真仙真佛之稱隨詢中原風景密
語而默應聞予欲接一親回家又默然久之云不做官可歸無
他戀可歸繼爲予計路費之難慮關津之險每作皺眉狀把盞
劇談至更餘贈別次早府公劉諱文治者畱飯別去差騎馳至
數里外致贈古劉二公蜀人係交同寅更相守姚故知父行藏
甚悉待予意甚厚厯小關嶺過易隆溪流侵路渡楊林海子龍

見雨作風狂曳舟幾覆冒雨登岸歇楊林驛計三四亭由板橋
過歸化寺營房鱗集嚴加盤詰又數里入雲南省至白塔關兵
衛去帽嚴查多喝叱聲驗票放行歇項伯亮店少頃軍民擠門
無不驚訝店主率予將票呈報帥府訖自貴陽至此合二十站
行二十六日有滇中人宦遊於中土者又有蘇杭阻隔在滇者
凡屬親知悉來寓競相叩問雲南自乙酉九月遭元謀縣土司
吾必奎叛亂調臨安土司沙定洲援征兵變沐鎮失守西竄永
昌沙賊盤踞省中兵連楚雄金滄道楊公畏知相拒年餘丁亥
春川兵繇黔入滇破曲靖定洲敗走棄省城東歸省城百姓迎

降故城中無血戰之苦隨進攻臨安搗諸夷寨沿途地方有拒
敵者咸被屠戮定洲遠遁收其降卒萬餘復回兵攻楚雄楊公
力戰被擒說以仁義勸勿殺掠故滇西賴公初不受兵尋執沐
鎮歸省置部下更用密計擒定洲竝其妻萬氏俱磔于市繇是
土司懾服悉聽調用兵勢益強復往黔中收諸部落及己丑池
西土司結連邊將擁一女主起義敗謀諸郡屠戮略如池東雖
僻遠如麗江亦被所擄惟省城爲之改觀內設重城大起府第
非復舊日之規模南城外闢一大操場多毀民屋更造營房僅
金馬碧雞二坊在焉滇俗用海肥今皆毀去錢法多異鑄辛卯

春楊公詣安隆拜爵回黔尋被禍滇民感其庇咸圖像祝之予
時逗遛在寓凡得所聞見者如此念故鄉雖遠喜親闈漸近見
龍舟競渡不免鄉思煎人初三日出昆明驛過石壁村崑山邑
侯楊公諱永言家在焉傳一口信訖歇碧雞關望滇海及太華
諸峯山光水色縹緲相涵此南詔一大觀也早達安甯州聞吾
蘇張公祖諱堯年者本州人進城寄一口信州內兵馬衆多見
予被髮相圍詰問伊親邀至家往三泊縣趣長君歸太夫人亦
和淚出拜堂前畱樓頭問公踪跡告之曰仍寓江浦已有子矣
將信將疑忽悲忽喜明早見舊州侯陳公振奇黃巖人受禍落

職賦詩自娛念天台石梁墮淚沾襟云我有二子在家緣何不
來益爲之痛悼欲畱過端午固辭致贈泣送至城西由祿豐縣
入黑鹽井行三日路介岡嶺間拜門賢王用賓驚喜相泣細叩
老父行藏云老師出簾後干戈競起池西道阻渡滇海避晉甯
一月歸縣臆杪慘劫衣履無存丙戌復攝篆二姚會兵楚城推
爲武元監軍時粵中行取報到不及啟行未幾滇事大壞卽挂
冠潛避入外拍喇西兵振旋南旋強出以死自誓卽固辭還山
流離播遷避兵鐵索營至己丑五月會營將張儒起兵謀洩全
家被戮幾罹大禍已作出世想不意今日有此奇緣大爲吾父

子慶厚贈遣騎送過琅井入尹公署中一宿曉歷大坡與後山
更上幾層遵石渡澗樹覆濃蔭遠近莫辨過定遠縣踰諸葛嶺
日晡達姚安府俱危垣敗屋一望淒涼遇昔年屬吏史起鵬痛
言二姚受兵之慘深幸老父去官之早謁府公任熙州侯嚴士
龍皆老父對房門生各送程儀答拜設席青蓮寺具談歷年亂
離欣幸老父能免禍善全萬里永闕今又得會合嘖嘖不已差
役遠送宿滿海場曉上梨武坡過一滴菴松杉翼道路雖欽崩目
凝足揚舉體輕脫栩栩如歸故鄉下坡過柳塘羣峯貼面屋角
籠烟已到白鹽井亟詢父寓路人屬目問客從何來予應曰自

蘓州來尋父親黃大姚的無不驚語遙指予淚湧忙奔塗遇雨
民恍忽如夢相揖攜手到父寓入門悄寂惟見舊時婢子坐于
簷下定睛更熟視高聲驚喊家鄉相公來了母親不信云那有
此事堅已至堂上放行囊號呼父母老父午睡未覺驚起忙問
爲誰老母應聲曰兒子來了父亦不信堅遽入寢室父囁語摸
眼不知所爲猛然相視堅拜倒榻前相抱號泣幾絕不得起起
復相持痛哭不止旋與二親羅拜天地坐頃問起居二親亦相
勞苦叩所從來見堅茁髮蓬鬢面黑目腫鬚鬢白短衣草履狀
貌非昔復相顧痛惜咨嗟不已問昔年僮僕皆已星散時弟採

薪歸立門外探望老父呼進相拜泣雨民兄問家鄉事因無書
信爲之大慟諸門人耆老拜賀簇擁堂階不得就坐室中無長
物蕭然如僧舍只壁閒懸一大士像案頭義易梵書諸籍而已
老母具酒設果餽堅傾樽爲父母壽老父笑謂母曰自分家鄉
隔絕骨肉無相見期冀得通一信足矣豈望有今日坐燈下歷
敘兩地兵戈僥倖不死旋問里黨姻親諸兒女輩興替存亡無
限欣戚話至遠任未回有籍沒等事頻年受難賴上枝大兄默
爲相援極其感歎及聞廬墓無恙丙戌又添一孫萬分歡喜帖
帖不覺雞鳴時五月十五夜也自蘇至此計驛道萬有餘里緣

多閒阻紆迴曲折凡行半年半月得見一親殊不覺足之疲憊
路之踳躓不幾天涯咫尺乎回憶出門時茗上澄影師來以遠
行商之示予曰有願必成今果爲左券父曰春初在琅井簡李
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其父珣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
合有感錄之歎謂今世不復有此不意汝乃能之亦先兆也明
日東冠謁各社廟拜老父諸交識盤桓浹旬見一親強飯私心深
喜及計還家資斧乏絕歸期難卜回望家鄉迢隔不禁魂夢搖
搖又未嘗一夕安枕知與不知僉云可來不可去無可柰何只
得繕一啟告歸投府驛遞呈主帥月餘不下父以命數相慰曰

與諸生講易于五葉菴予促雨民作歸計則啞然不應日啟老
父速行父曰吾數年不得展廬墓朝夕傷心幸汝得來祇兩孫
在家伶仃無依豈不欲急歸恐前途險阻兼之路費不給故徘徊
耳有諸門賢在修書與汝當不惜勞苦去於是出姚城過白
塔拜土司高公門有永爲外藩一扁進內衙衆僧繞廊莊嚴如
古刹靜室焚香敬寫經文公年少長齋佞佛侍從捧茶舉案必
跪儼如王者素與家君善云全滇干戈鼎沸凡不受職者悉被
慘禍得解綬善全者惟老父母一人年來與無任白空長老結
蓮社于妙峯龍山諸刹將修來世因今幸復得聚首豈偶然事

知予作歸計蹙然曰相隔數年何急于一日予俛而不答辭去
踰三窠關歇水井屯厯鎮南州歇大石厯楚雄南行四十餘里
山徑荒絕不見滴水暑甚幾渴死道旁達南安州地本棘蠻所
居有雄將協守拜門賢鮑一鯤因病日久畱贈馬二匹經楚城
下地震衆山搖撼聲如雷轟城堞崩陷磚石亂飛幾不免時六
月初八日也彌渡地方壓死人民千計嗣後逢庚則震至冬初
始甯歸白井養目少瘥又上鶴慶府淋雨出門踏峻嶺出三岔
營歇人頭關過孔仙橋循一泡江而上濤聲喧耳扳崖緣壁失
足便墮行過千巖萬壑如此奇險未嘗到眼至米甸借棲山寺

問僧前路遠近繇復道歷諸峰之巔時衣上雲霧與峰爭險歇
賓川州之西關驛繞雞足北麓地僻山深比日僅見樵牧一二
黃葉丹楓掩映高下羣峰巒岫雲際彈指蒼黃萬變又循金沙
江南行山多頽色淘金處江水激灩如紅霞過白衙廠又行三
四程達鶴川風景與他郡較勝多措紳家門贇孫士勅畱園亭
數日設榻供具甚盛日邀親朋暢敘有嘉肴無美酒賦言贈別
尋上劍川州從雨中歷陡嶺數重係要荒僻壤漢夷雜處獠羅
帶刀出入見之可畏拜州侯嚴佩祖畱一日贈別出鄧川州踰
岡截澗懸崖垂垂如欲墮人頭上澗深水浚響震林谷矇目悸

心過浪穹縣界有溫泉可浴達州州侯趙珣畱署中攜幼子侍
坐噉飲拜別出大理路望點蒼山亭亭十九峯屏立海岸峯頭
積雪白雲帶腰海水綠如柳汁此又迤西一勝檣也走海東因
雨漲路陷海岸數里浪湧過膝歇烏村獠羅家又兩日更道出
米甸聞悍兵剽掠夜深隨土人避箐中霜下沾衣待曉方敢出
探舊路行三日得歸白井時九月終也拜老父老母於堂上出
諸世兄贈言儀物備述懇勸老父謂兒曰汝來藉諸親友所賜
此番若非吳按臺聘入棘闈何能得此堅啟父曰差可行矣然
資猶不給柰何戒予弗憂計前途尙有諸門贇在我當累之復

與老母計商旬日勉爾治裝轉思息肩未久征途又戒一進青
蛉三出姚城繼下威楚旋上鶴川諸郡往返又歷二千餘里皆
緣資斧故以致勞攘莫惜堅幸得見二親後每遇山川雲物喜
多于懼矣然鄉心雖追念二親垂老將晨征暮宿跋涉險阻種
種艱難堅又懼多于喜矣若得到家斯豈人力之可能哉惟祈
天地祖神默佑而已 壬辰小春謁帝廟辭諸友朋佐酒贈言
以不欲遽別扳留者久之仲冬四日自白井早發扶老父老母
乘二籃輿無僕予與仙弟追隨左右行李一肩視險若夷諸門
賢耆老從霜露中燃松明攜樽遠送泣拜道左眷戀依依家君

慰之曰衰朽數年浪迹所藉以不寂寞者賴有諸君子在耳今
日此別能不悵然雖前途險阻自分囊空如洗生歸可期萬勿
爲我顧慮兩民兄偕門人王爾玉輩辭去獨王性一父子行行
不忍分手袖中出檳榔一串泣拜輿前復舉觥祝曰惟願此去
一路平安早歸故里和淚睇望勒馬遲遲過柳塘別去登梨武
坡小憩一滴菴老父回望寄廬如去故園爲之悵繫彌久歇毛
家灣樓頭旅况不堪喜老父老母恬若安常進濁醪一卮便酣
睡幾忘爲行路人初五日辭土司高公留宿以知己長別惓惓
不舍臨行贈氈衣途中禦寒入姚安任公已遷都勻盤桓半月

餘勉需路費長至日寓中遙奠祖先適高公差騎送餽塊糕餅
蜂蜜雞窠候雨民同行止附一家信別去廿五日倩夫出城拜
卓吾先生祠飯諸葛嶺歇王朝里廿六日歇楊關屯隆冬桃柳
爭妍亦見氣候之不齊也廿七日至琅井尹公送程儀數種廿
八日至黑鹽井門贇王用賓日設酒相邀曲意固留云今日骨
肉得以聚首他鄉卽是故鄉前去萬一有阻奈何泣數行下見
予父子決意欲行一夕勉設席餞別演劇奏樂聲容和暢老父
把酒欣然自慰此行決無阻滯用賓爲之俛首遺贈特隆歸途
齋芥半藉于此十一月十一日啟行用賓祖道鄭重泣別歇乾

海子又設饌野店遣吏相候萬里之外友生之誼可謂至矣十
二日歇稗子溝屯中十三日出祿豐縣道經王崑華太老師宅
老父念昔日同在圍城今已被難不勝惆悵十四日過練象關
十五日過獅子口父曰此楊道臺血戰處去官之力全賴于公
我得生還而公受害深爲感歎次安甯黃巖陳公畱飯并遺雞
足山詩老父次韻和別十六日過碧雞關行二十里達滇陽驛
老父見風景非昔無限唏噓驗票放號訖歇舊寓探黔楚消息聞
某處戰敗某處戰勝咸愕然相戒曰前途烽火相連行旅久絕
萬難前去卽去得諒當事者決不肯放况有家口關隘盤詰恐

插翅難飛坐旅中愴况累日老父自信囊篋蕭然告致已久畫
計再三進城五六次詣將軍府領票赴貴陽謁主帥面辭時尙
有故友羈縻在省見父得整歸鞭望如仙吏賦詩惜別尋辭舊
撫吳公兆元言歸慘然省之東有呈貢縣係太倉學博文公祖
堯故里乃郎昆仲探予至來寓詢公起居告以在蘓屢會今尙
健且彼此父子年齒相齊昆仲聞之悲喜異常呈邑侯夏公諱
祖訓者嘉興人樹兵拒敵城破不屈死之甚慘合城皆屠止存
文公一家亦異事也除夜侍二親膝前回想出門來已二改歲
矣癸巳歲朝啟門卜兆見二女子騎馬來女子好字也馬得坤

卦爲利有攸往之象可決歸途無阻艱于倩夫新正十一日始
發足主人餞行兵馬填塞于道過歸化寺驗票放行此出滇中
第一關也歇坂橋驛有舊時婢子不能徒步畱主家老母殊多
悒悒十二日歇楊林驛十三日衝風冒寒中道遇一將士止予
緩行云黔中初冬至今不見日色下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
樹頭皆劍戟聞之齒戰至易隆歇十四日上小關嶺奇峯環繞
蒼翠映日老父老母登殿叩禮更以出關無阻稍覺寬懷歇黃
土坡十五日過馬龍州歇響水關山荒路僻惟見山民遞送火
藥軍器十六日行二十里老父入曲靖府與古公索昔年南行

詩藁堅同老母過三岔河歇交水父歸寓云古公已陞任下黔
中又悼劉公下寶慶已仙遊矣十七日歇白水驛十八日寒威
偪人凍雲障天歇平夷衛夜大雪二十日始冒雪過滇南勝境
坊此係滇黔接壤天寒怯行早歇烘火主家出酒禦寒且慶脫
卻滇中一省廿一日陰霾塞日山風蜚衣過羅羅海歇海子舖
前過此幾至狂瀾飄沒今無勺水廿二日歷馬鞍山宿雨路滑
著足艱難下雲南坡歇普安州州侯范公致贈廿三日下輓橋
坡層級千折不減蜀棧過輓橋尋上大嶺雙膝俱輓輓不獨橋
也廿四日出坂橋城上新興坡連日蹕泥泥深盈尺傷足不得

前早歇芭蕉關廿五日下午江西坡有江橫互坡在江之西故云
自雲南坡以來俱若從空而下想上去時山高路長迄今歷之
更覺兩足之疲甚矣歇烏雲舖夜雨潺潺待曉不止乘雨過安
南衛亂雲封路局下莫能辨晚歇海馬莊舊寓汗穢不堪老母
極其嗟歎廿七日歷倒馬坎過舊城下盤江嚴查放行此又下
黔中第一關也旋歷大坡歇嶺頭自盤江以上終日雨雪集身
瘴霧迷目如在甌中所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二里平真鬼國也
較之雲南風土迥乎不同矣廿九日早歇關嶺口下薦福一路
皆崇巒疊嶂聯蹙帶天阻日連雲不見斷續處至此分形突峙

負勢爭奇歷歷可數殆不可名狀三十日早
上關嶺進殿瞻禮
至嶺截指來時喘倒處老父曰今亦宜少息盤嶺下至江畔俟
喘息得行望羣峰矗天相詫良久老父謂堅云當年隨忠介周
師入閩度仙霞嶺其崔嵬髣髴若是將及四十年矣宛在目前
仙霞路坦多古松稍可盤桓此嶺陡峻層折不能畱足洵可謂
關山之險也又歷大坡三四重所云雞公背蛇倒退足憊少息
始行次安莊衛州侯楊公拜贈二月一日到普定衛計歷三千
餘里行旅斷絕正憂疑間又聞主帥已入楚貴陽一路兵阻難
行拜李郡守換票改住思南從僻路往謁主帥初五日驗票出

城過平壩衛宿萬隆舖途遇少婦幼女絡繹而上有云廣西來
者有二沅州來者或策蹇或拄杖念彼室家離散堅扶二親長
途歷險愈增憂懼初六日歇羅底哨初七日早行遇蜀中回兵
擁一象縱橫突來顧我二親讓畔疾馳無阻將晚覓別徑撤威
清來時大路由城北歷癩石坡歇黃官哨危峰塞戶深林岑寂
寤寐神搖初八日路極荒奧山勢天矯如樓閣參雲通天晝行
多冥色過龍場驛城郭邱墟殊覺慘淡老父有弔陽明先生章
歇羅鬼甸初九日歇落邦初十日歇息烽所係施州界日來草
深合路放火徧燒聲如霹靂火燄偏身十一日至養龍司有龍

潭八九深不可測十一日渡烏江入四川遵義界卽古牂牁夜
郎境也辭老子關緣江南行石坎崎仄路多茅塞歇个界水與
悍兵混宿談虎不休令人戰慄十三日行路多艱棘早歇龍坪
場停足一日十五日歇三度關乃楊應龍據險處十六日至湄
潭縣寓城外酒家馬邑侯畱飲致贈十九日山險溪惡土人戒
予當在永定場蚤歇不可貪路二十日路多荒茅白骨進龍泉
縣城郭傾圮寂無煙火夜聞鬼哭聲廿一日荒林晦塞深莽牽
刺強通於不可通步步膽寒老父老母徬徨終日至壽水幾無
宿處廿二日歇煎茶溪入酉陽不遠廿三日路更荒寂進東郭

溪覓宿廿四日歷鸚鵡溪峰攢巖截洞壑奔流奇外之奇令人
魄奪神駭歇碗水壩自威清至此不惟山荒徑僻磴道嶙峋時
見虎跡心惴惴常恐不保至于溪澗錯縱時慮飄溺食宿艱難
幾至不火廿五日早達思南府府治形勝多奇危峰環拱碧水
清漣江魚肥美門賢段渾然爲郡守欲久畱圖報老父固卻之
曰出險莫如寘累資斧之外豈敢妄冀畱數日不忍遠送署中
泣別中途盤費藉此得以不乏於孫道臺處更票三月七日黎
明候渡煙江絕嶂非復尋常景色上武勝關峭壁嶽嶽宛如鳥
道宿邵家鋪八日逕荒岸絕渡江歇坂橋此地人跡罕到鄉民

多戒言初九日見村墟離落桃李芳菲零落無人莫測所向遇
樵者指迷登嶺山雨忽來嵐霧騰空而捲與之前後相追逐歇
平地淒然一望此在銅仁石阡之界初十日進楊柳灣早歇十
一日到凱樓寨新民關土結茆差堪棲宿十二日下凱樓坡涉
水五十餘道沒膝揜腹老父老母坐輿中時時回顧憐惜不置
土人有四十八道脚不乾五十二道纔上山之語歇馬口司住
處促逼僅堪蔽身夜有虎突至牛爲驚喘十三日淋雨江漲得
獨木船截流飛渡歇雲盤寨插竹爲柵以避虎狼夜兩岸沒不
得行十五日冒雨以杖候水走三四里叢棘刺股血流不止登

岸聞前募寨江水險艱於渡覓舟放至二十里外山溪層折夷
路荒蕪日暮勞勞作宿計入思州府府治蕭條不聞雞犬聲次
日劉府公邀老父于後衙道故卽曲靖劉公之父十七日曉雨
涉水數道歷峻嶺三四重亂雲遮護見虎跡人頭徧山人多懼
色從北路復出清浪歇城內明晨渡江又撇平溪舊路繇東南
進邛水司峻嶺盤曲川谷縈迴內新開複道上通鎮遠下達沅
靖諸路多肥田頗有樂利風會兵伍混雜借棲野廟十九日進
瓦寨風景怪異溪瀨湍激架木渡人甚危過鬼迷撥晝行覺晦
至等溪無處投宿一叟遙指山隈遵險疾趨結茅坡截如鳥巢

檻外僅可容足拔木徠行苗民驚懼塞戶幾不肯留來日阻雨
兀坐悶絕廿一日過隔溪賴峒辭天柱縣路歇缸峒環山帶水
田饒土沃素無兵火可稱樂土今爲養兵地民苦不能逃廿二
日轉入地鎖至甕峒高岑架天修坂排江山容水意真別有天
地老父指顧欣賞幾忘此身在逆旅廿三日江岸石銜足若
涉春冰過沙堆寨金子寨渡大江歇東城廿四日歷金坑阜溪
諸嶺宿雨不收一步一倒歇崖頭龍家在黔陽會同之界聞滇
兵新敗于武岡兵士橫行山民逃竄曉雨與人聞警怯行悉告
去是日進退無措扶老父老母勉隨鄉民踰峻嶺入深谷寨民

復送至像木菴菴立絕頂旋螺而上雲山四繞真可忘世計資
斧垂盡歸途尙遙深以爲憂至初四日放膽下山探路問土人
云有閑道可去初五日出舊主家倩夫爲鄉導繇僻境疾走時
聞前路兵阻予病暑慌慌涉水過九洞口巖石窳寵舉足不前
負仙弟背行則喘倒老父歇久遣輿人候至白石坡初六日繇
苗徑喚渡每從幽暗處轉出空明歇蔭塘寨初七日踰嶺涉溪
有古木盤石稍堪頓坐宿道口遇同鄉友行鹽得前路消息喜
甚初八日林深翁鬱見難民踉蹌猝至驚疑不前尋宿苦不留
立雨徬徨樹閒忽出一人引至草舍相敘如故舊云亂兵時恐

通入明早當遠路速走初九日出鳴溪主人鄧林楚導前山徑
巖巖上下艱于攀躋宿羅藍寨聞警鄉民俱不敢穩睡夜半潛
行將曉遇虎突于老母輿前輿人幾倒驚喝跳去山民遠遁歇
處無主十一日將及高沙市避兵歇牛欄山寨樓敗屋中晦塞
如荒墓民多不良覘行色蕭然得免于難十二日得蕭老桂倩
山農送至藍田水次聞北兵上武岡州西兵退守楓木嶺繇間
道行過洞口遇盜簡拔幸裝薄無害渡江有逃兵尾後至巖山
卻走歇水口主人楊擎天係青衿於倥傯時執禮甚恭老父以
氈衣贈之十四日亂兵橫殺鄉民攜老負幼東奔西竄如蟻移

穴且雨滴輿人欲逃去暫宿王雙寨竟夜不睡十五日又雨上
坡下坡涉溪逐浪過沙羅田至水西兩甚鄉民相戒飯頃又見
難民啼哭奔走深夜火光燭天隨合寨男婦冒雨逃出立坡足
候曉驚走仙弟失去斗米復至沙羅寨山寺與諸難民亂宿十
七早倩老僧導前進蕭家洞步步踏雲峰峰帶雨衣裹淋漓至
黃柏山入僧舍惡僧叱咤不畱復下江畔勉強借宿柴米難覓
窮途之苦是日爲甚十八日得脫諸險歇塘冲爲父收斂潛行
出寶慶之邵陽新化界十九日繇苗田觀歇半山鎮二十日又
倩鄉導過楊溪歷九龍寨遇兵無犯自金坑以前日日談虎金

坑以後日日談兵諺云甯逢惡虎莫逢善兵不知誰惡誰善廿一日歇貓兒舖廿二日到蘭田鎮停兩日寫倒扒子船將草鞋拋卻始奉父母登舟兩足雖安又不免風波之懼廿五下灘泊佛泉寺河下候伴廿七日泊婁底廿八日泊澶市鎮廿九日泊湘鄉之西兩岸青山一江碧水頗多樂意三十日出湘江上水仍欲從江右歸泊下執司江中夜有警五月一日進鹿口南望衡岳雲氣接天初二日泊神福江初三日過醴陵縣上大灘五六道泊雙江口雖虛舟無懼不得鼾睡明早聞土寇前阻榜人不敢行泊于沙洲漁嶼之間午後復下醴陵繇大江東歸拜邑

侯楊公元勳係己丑科句容人也送程儀種種厚贈復折柬相邀至衙齋飲蒲酒不意萍水多情若此老父賦詩誌感初六日順流下湘潭縣初七日抵岸因屢經兵燹無從覓寓畱船上殊苦炎蒸初九日搭營船火艙坐臥窄隘與仙弟終日炙火守舵又思行路之快活多矣同舟有衡岳僧十八衆號慈航者老父與談頗多禪意初十日泊招山沙洲十一日泊長沙府城下十二日過湘陰縣風利乘月又行三十里泊塘舖十三日開帆飛過洞庭中流忽然舵裂前帆索絕巨浪掀翻將覆者數次無不惶遽衆僧合掌念咒風愈高浪愈大船隨浪滾至岳州城下賴

神天默佑幸而得生堅急慰老父老母相向大哭整舵復行一百二十里泊新堤惜岳陽樓之勝從驚魂未定之時在帆頂過去無緣登眺次日大雨不行十五日過嘉魚縣望武侯借風臺屹立江干泊河套十六日晚泊武昌府江流浩浩帆飛如駛黃鶴樓在望因日暮不及登十七日早放至漢陽江口搭貨船十八日行數里許風雨大作待曉不息浪湧船移復進漢江口二十日橫風過黃州府回風磯泊武昌縣南岍老父指赤壁所謂東望武昌鬱翠蒼蒼卽此閣也廿一日風逆早泊巴河口廿二日浪大至蘭溪停舟候風細過道士泐石壁立水涯湍激多

回漩無風作湧真險處也泊王市江口溽暑船貨蒸熱二親晝夜不得甯息堅眉目未嘗一刻少舒廿三日過蘄州馬河口山高水險過田家鎮泊吳王廟江口廿四日風阻泊伍家穴廿五日九江府廬山雄峙波濤洶惡船不能久泊上岸見權部係同鄉一笑不顧客船過關順帆吹去急喚漁舟破浪追二十里幾覆泊峽內廿六日煙雨滿江過湖口縣泊鱗魚嘴是日始達江南界廿七日過彭澤縣小孤山亭立江心如翠螺過馬當其山水亦甚險孤舟泊彭澤縣對岸廿八日過望江縣安慶府忽起颶風泊清溪峽巨浪滔天坐困四日買得鱗魚二尾二親以

數年不知此味爲之解頤六月初四日過池州泊大通鎮初五日風逆從峽內行泊荻港初六日放舟里許風不利泊山足初七日過坂子磯舊縣繇峽內得抵蕪湖泊舟三日登岸隨老父步吉祥寺十一日放關過梁山及采石磯老父遙望鍾山不勝故國依依之感風利帆輕不覺已過燕子磯矣憶己丑春爲父未歸被冤解藩司阻風與同難者登磯上遙想淮南無限悽惻今得同一親過此實爲欣幸泊儀真之舊江口風雨又停兩日十五日過金山進京口買小艇次城西坐月不寐回想雲山萬疊江流洶洶令人且悲而且喜矣十六日泊毘陵十七日揚帆

過惠山見故鄉景色歷歷在望泊潯墅關十八日趁月早發將曉到楓江上午抵家約計去來行二萬五千餘里轉眼幾及二載山之稠疊水之險惡足跡所到目力所經姑記其大略不敢歌行路難也然皆因老父早得解綬泊然無累故得如鳥之出籠魚之脫網雖歷盡艱辛夫復何悔今日得到故鄉拜見廬墓復得與知交親黨重逢把晤實微有天幸但家徒壁立瓶無儲粟二親無以娛老爲人子者不能無愧云

汪茗文曰紀程曷爲而作孝子黃君向堅爲其親作也親者孰謂謂孝子之父含美先生也先生名孔昭崇禎癸酉舉人

明末知雲南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尋之故有作也曷爲謂之紀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一月訖明年夏六月自吳入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爲日則二十有一旬爲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閱疾風盲雨之嗟懸崖絕壑深谿危徇之恐山妖水彪猩鼯豺虎與夫獐人猺子盱眙咋噉之虞烽煙戎馬營壘關隘之警無所不紀未見其親則憂憂而思既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舉凡家人父子悽傷款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予受其書讀之旣竟作而問客曰昔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華皆嘗尋親士大夫

之賢者亦嘗爲傳爲述以行乃今而復見黃子然則黃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趙之違其親或在羈貫或在襁負而其父又細民所執無定業所游無定方東西南北茫茫焉俛俛焉故其尋之也難黃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含美先生願居蠻獠中無恙也黃子又孰習其親之音容笑貌豈心如王趙者占之以繆決之以下導之以異人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道路也市不晨易犬不夜吠海內一家雖難易也當黃子旁皇羽檄之閱蒲伏無人之境辮髮頂笠言與服俱異爾足鷲面絕無人色遠方

之人視之不猜爲閑諜卽諜爲匪類其幸脫於刀刃劍鋒者
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含美先生之意亦云爾語未旣
一客笑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謂難易哉大舜克
諧稱孝小子胡蓋前之愆亦稱孝文武視寢間膳稱孝小弁
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文武易則文武不知也以若舜
若胡若小弁之子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知也凡爲人子者
知其親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問所謂難易哉予
曰善○乙酉六月金陵失守宏光已出降滇尙于是秋開科
所獲之士半臣永歷後或捐軀以殉或肥遁自貞而姓名湮

沒雖其孫曾且不復識祖宗爲何如人矣大哉

純皇帝之諭曰唐桂諸王轉徙閩滇苟延一線與宋帝是帝昺之播
遷海嶠無異亦不必概從貶斥卽明末諸臣如黃道周史可
法等各爲其主節義究不容掩幸處不諱之朝吾滇諸君子
竟隨烟雲以俱滅是誠可悲也夫因錄黃孝子紀程故爲之
論其概如此嘉慶戊辰修禊日師範手記

黃宗羲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敘曰先君諱士驪字房仲天啟丁卯舉人崇禎癸未
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二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

兄之官美恭與伯兄侍母畱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恭卽欲徒行尋父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恭曰汝卽欲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恭曰此不可預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又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畱廣東者六閱月乃依大賈張爾侯至南甯瘴氣方惡畱南甯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痞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恭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

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恭聞此言五內崩裂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旣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恭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恭匍匐其地亦皆茫然因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闕氏我兄應乾隆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其

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言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恭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頽垣敗壁不勝其慘鬪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二月矣資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免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畱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還凡六年其自敘如

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樁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爲錢嵩門誌可也

是卽黃孝子紀程中所謂陽宗落職委署平彝縣學煮一雞

子歷壺自飲者後河西錢君兆熊舉乾隆壬午未審卽其裔
否

李良年送斯年兄之滇南序

滇古禹貢深州之地句町鄯闡牂牁昆彌自漢而降羈縻勿絕
爰自明代載廣南服而王禕吳雲以奉使盡節維時潁川侯傅
有德西平侯沐英提數十萬師力戰始有其地挈荒遠之服悉
歸版籍嗟乎其致此非易矣往者海內鼎沸區宇再造閩楚百
粵之間實始用兵而滇最後附以古今時勢之相越而茲土之
負固難制若出其性然者噫異哉我伯兄以今夏之六月溯江

而南將抵其域其有託而游者乎抑有感於荒服之外披荆斬
棘之不易而思一攬其土風人物之勝乎自頃邊徼未定國家
實需才良一時王公大臣有封疆之責者率得以軍前操選授
之柄先任以職而彙其名以聞 天子方專閩外之寄輒賜嘉
納滇固藩衛之區而幕府又以好事稱當是時上鮮資格之懸
其所以激勵鼓舞之者靡不至懷材抱器之士寒裳裹餼雲集
而景從由幕府以自達於當二者何限迺比歲以來其事亦少
訕矣我聞枚舉阮瑀陳琳之徒並以記室文字參當世之機務
乃以兄之才顧不得在軍門旁午飛書馳檄之會矯首厠足其

間而後時以往人咸以是惜之斯蓋時俗之所見則然不知兄之意實不在乎是也予既不能泥兄之行而敘之如此若夫家人別離之色繾綣之言具之於詩茲故不列云

考秋錦山房集武曾於辛亥秋隨曹中丞申吉入黔而其弟分虎亦客滇後斯年先由粵還浙癸丑春分虎自滇寄武曾句云約束琴書好歸去莫令又過菊花時若不可少緩須臾者是秋遂與分虎聯轡南下有同遊飛雲巖詩十一月逆桂梗命滇黔皆陷蓋強藩跋扈之狀早有以窺其微矣序中亦略露此意然則李氏兄弟非所謂明哲保身者哉

楊名時靖誠合倡和詩序

黃岡靖子以金閨名彥試刺方州三月抽簪秣駒空谷邇者滇中當事以志乘取裁非賢不任束帛將誠用勤遠駕與余數年契闊相見益歡乃其孜孜好古遜志研微每因核事考文之暇注精於遺經理趣之真求友於今殆所亟期而幸遇者午節後以同事倡和詩示余請爲之序展讀數首喜其音節蒼勁氣韻恬雅因竟焉竝多佳勝旣足徵敬業樂羣之誼且足追古之人賦詩言志之風良可紀也夫風雨之吟嗣音之慕昔人懷君子念友朋之所爲作蓋本諸臭味之同發爲咏歌贈答雖傾蓋晤

言猶永矢勿諉也以此而思匡居講習析疑辨義契久絕之微言闡待傳之至教其爲樂何如哉是爲序

與受稱情而意境自深此爲有德者之言。靖公道謨總志局時滇人之分纂者則何公其偉萬公咸燕夏公冕趙公純所序唱和詩諸君子亦必有作故登之

楊名時曾氏族譜序

辛亥冬月曾君久安以宗譜丐余爲序余展閱之係久安祖諱文啟字燦然公所記述也明初始祖諱諫隸籍南京後從軍入蜀因家焉世事耕讀數傳至燦然之父諱尙忠字成字公以材

勇破賊立功於川題授定西營守備崇禎間燦然以功生拔充瀘州附學生員營將舉之代父出師川北授把總旋由千總署守備事獻賊攻掠成都從重圍突出赴永甯省視兩親侍養年餘鎮道委理鎮邊營務乙酉連遭親喪葬訖卽隨師逐寇恢復永甯長甯等縣及叙州馬湖未幾王師入川獻賊授首兵戈擾攘中屯守山巖尋委署副總協理鎮遠營暨水陸剿撫事宜出師靖州武岡辰澧及畢節鎮雄後復深入西南緬境每至饑疲困憊與野蠻格鬪掠糧而食會我朝大兵平滇招撫勞來乃稅駕投鞭卜築於雲省城西之黃土坡以奠室家以甯榦止此

會氏自川來滇之始末也燦然之子諱世勳字臺軒公爲久安
尊人滇人稱燦然之爲人坦直長厚臺軒則謙退不爭飲人以
和皆積善而宐有餘慶者燦然享年九十有二誥贈某官臺軒
享年七十誥贈某官食報之長方在孫子久安善承前志幼歲
勤學通曉文藝嫻於韜鈴騎射冠其同儔以標生魁丁酉鄉薦
臺軒猶及見之後由弁備游歷遊參撫愛士卒廉而有威烏蒙
之亂應機援剿累建首功所至秋毫無取鄂制軍深重之上其
績於 朝奉有軼次選擢元戎之 旨今已協鎮黔疆行開幕
府矣自成宇燦然及臺軒久安雖俱寄跡戎伍而志在詩書教

先禮讓式穀貽謀獨良且遠久安一子雖在髫齡已露頭角長
者一意從師課讀不好嬉戲足以覩其有造余故諾其請而爲
之序道其艱危播遷之跡成立顯揚之美俾嗣賢得覽而興焉
揚名時游氏山莊記

西出滇城二十里望道石岡巒如列屏障石叢矗立青黛迎眸
緣麓壁而登稍折而北數石東西對峙相隔尋丈卽境寫心得
意忘言可也
雙石爲門入內頗平敞前有石梁橫跨礮上躡之而渡得徑仄
纔通行回視門梁皆天然結構旁一茅軒寬朗東向可憩足遊
目初有罅間坳處足容數人造物殆設此以待幽人之棲託乎

又北則有壽星巖老君崖笏山諸勝竝雄奇突兀端巖可仰歷
磴紆折而升至逍遙臺下穿洞出腋度危級超然立其巔振衣
展眺有進境而所見加廣三面湖山靡不入覽前所憩足之軒此正凌而
歷之高不啻數仞矣下息於碩人阿境塏爽氣清和旁有淺石
室如龕苔蘚斑然前則樹色遙映盤桓嘯歌無所不宜此下皆優游以
領其趣也折而西南升降於坡陀窈窕間石色皆青護而態狀各殊
或離立如人或蹲踞如獸或環繚如垣或直方如案或褰展如
屏幃或低平如几席紋或斑駁如鱗理或密緻如縠內有峰竝
聳正立旁輔各高數丈殊卓犖見奇叢石間篁篠散布梅梨繞

徑森疏方值春深白薇紫葳香色娛人此天機之觸發也茅茨數椽為

村童學塾入而休焉烹茗作炊殺核維具甚適也此心境之安適也東

二百步許轉躡崖端石室凭高俯下南望山形宛如巨象吸飲

湖中水光潏灩野艇浮沈樓堞參差村畦鱗次遙岑雲影隱現

於霏微杳靄間坐玩移時曠然神遠至此則有浩然同流悠然各得之象矣返而

繞茅椽後有平原一區高明塏爽可作射圃竝望其南一邱巋

然其巔數石如人坐立景象蒼鬱未及遍尋其勝遊無盡境與學無止法同

因歎斯山之在仄僻倘非闢徑除萊有游君者為之先余安從

而知之更安從而至之進學求才莫不如是君名允康字晉侯以丁卯武

魁仕至尋霑遊戎六十餘引退家居長子有聲膠序仲季科貢
成名各志在四方遊學進仕君避城市隱處於茲十有三年矣
今七十有六與余同庚性耽山水去年春偕余登陟亦不假杖
扶導觀鑿槽設規處凡長數千尺接水遠澗以注山池供一村
飲酌之需係君獨力所成村民德之請君來居於此余過之登
其樓則課女讀書處女甫十餘齡能吟詩有題刻石壁之句命
之前拜端重如成人樓之所處較高所見雲巒景物又有因境
異形者朝夕寢息吟誦其中自足豁人神思時日影將斜繞西
南山麓而下見圓石如巨甕底平如經磨龍高二仞餘下亦平

石承之乃越田塍緣葦岸觀泉於溪溪卽泉之所鍾從石隙涓
涓流瀉源有四或對出或單出登小艇而泛焉復北折而觀坡
底之泉混混湧出成潭澗洞澄澈遊魚泳沫可數注於田溝足
溉數區仁玩久之昔登東岱觀瀑布之奔騰躋西華仰拖紳之
修白遊北薊盤山涉馬澗中泉及其腹以視斯泉雖小大懸殊
其爲有本一也故亦能滋潤嘉禾無涸竭時良足令人觀省且
喜游君之疏鑿引泉能導自然之利而布之施補備於人功資
比閭之日用意美而澤長也是則茲遊也旣攬勝於山復會心
於水兼得養人術內存仁心本也行以仁術事也源以濬而深
術以推而廣內外相資於進德修業之道庶

幾爰作斯篇以記之

有理趣而無理障足見天宇曠然隨處昭著○先生於赴讞日新撫朱綱欲致之重典顧求毫毛罪不可得乃投大刑詞色俱厲環觀者齊聲呼冤須臾集至萬人刑弗克施猶以私受鹽規定案而不知先生已於雍正元年密奏抵補舊虧矣於是留滇七載薪水之費措自四民雖村嫗田夫亦必縮其傭值機餘敬謹致送夫以誠感人無不以誠應而人情之厚亦有可嘉者時月槎南村諸前輩俱在籍竟未聞有相交之雅而其筆墨所屬轉在二武帥蓋先生杜門謝客講求絕

學諸君子亦懼宵小之讒構引嫌卻避是固保身之一道然

送胡邦衡餞岳季方者彼獨非男子哉

張大受重修大定州學記

設學以教其鄉之子弟則人知衣冠習俯仰相讓於閭里而不見斥於有司雖窮陬荒裔皆斐然盛世都會儒雅之風故建國行教學爲之先其道至隆其效至深且遠也大定州界於滇蜀服教最後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大定府二十六年改州而學之建自康熙六年始今知州事蘇君霖泓有志重新大受承命督學歲科試威甯實居此旣謁聖廟慨然願襄茲役蘇君旣竭

心力鳩工庀材委周學正文侯閱訓導修聖董其事康熙六十一年七月經始至雍正元年夏自正殿堂廡門坊至於垣牆街道依次訖工先聖以下配享賢哲及先儒名宦鄉賢木主皆更新庫者以崇壞者以整少者增之樸者華之州之學遂傑出於西南一隅爲遠邇矜紳民苗之所瞻仰方落成蘇君奉 特旨入京頻行請爲之記蓋蘇君爲政凜然有清操而其才恢恢有餘賦完訟理迺興於學崇聖人之居宣文明之化魯頌泮水四章云穆穆魯侯敬明其德言其內敬德而外慎威儀爲之則也五章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言教化興而遠人服於此獻功也

蘇君司牧荒遠之區德修化行惟學官之是崇 寵命載錫將大用於時矣州人士幸生太平之世無忘賢有司之功入學而勤其業熟習乎詩書禮樂之文確守其仁義道德之旨孝親友弟尊師敬官爭訟不作雨暘以時此學之成也豈徒以飾觀而已哉彼司土者苟且文法不學道愛人之是務乃鄙之以爲陋而任學校之廢弛若不聞其悖德召災也必矣吾於蘇君不能無三歎云

匠門文不多作亦不多存二篇中反覆詠嘆其傾倒者至矣蘇公字湛若彌渡人與予家世爲戚好後官兩淮運使寄

籍於黔之遵義蓋由大定牧卽升遵義守桐鄉之愛迄今不

忘云

張大受畢節縣重修奎文閣記

予試威甯竣畢節諸生載拜而請曰自知大定州蘇侯之攝我縣也才服衆以德化人設四關廂柵以詰奸濬頭鋪河水歸橋洞以利涉書諭鎮雄土目盡還所掠小山坪子女蒞縣三月政清民間百廢具興城東奎文閣經營日久未成乃捐俸鳩工重加丹漆設魁星及文昌像神道設教觀瞻肅然舊有香火田凡止段及佃戶姓名租目頒立印冊永承祀典於是畢節之士

欣欣若一學道之化家習於詩書人勉爲孝弟攝縣未久而政行旣去而民謳思之未有已也願爲文以永之惟畢節縣設於康熙二十六年隸威甯府道通滇蜀山川奇秀人才甲他州縣科目不絕予歲科兩試畢節文尤可觀奎文閣之建應地之靈鍾人之傑可勿亟乎哉古之爲政先教化而後刑罰秉禮讓以訓俗君子知恥而小人不犯良有司之效成矣蘇侯敦儒行而才又足以濟時兩爲州學正及知容縣皆薦最今知大定一州稱治予心愛之不啻口出畢節之士請記奎文之成無忘甘棠之殖也後之君子繼此以綏遠人培文教畢節雖僻處一隅濟

濟乎魯鄒之遺風其可志也已爰爲文授縣諸生俾刻之石
沈德潛鈕用謙滇中詩序

丙辰予以 召試留京師鈕生用謙自楚抵京以予爲識途老
馬問詩於余時用謙之詩駢花儷葉疊見新色準之大雅之堂
未及登也因進以唐賢格律而并勉其根柢於學不半載體源
意匠守法遣辭浸近古人是冬余繳羽還用謙亦別去留直隸
制府李公墓中後又之滇撫張公墓中歲己未余復來京師用
謙郵寄詩兩卷辭氣格法更逾於前多留滇南昔作者從來古
人文章每得江山之助少陵之夔州東坡之海外放翁之錦城

其最者也用謙具詩人之習故足攄寫其塊壘蜿蜒不可遏抑
之概而滇南在夜郎之西邛笮冉駹之南山如碧雞金馬點蒼
玉龍之奇水如洱海盤龍金沙瀾潞之險物產如象犀木樨琥
珀兩頭鹿五角羊之怪其地則通粵人爨人交趾烏蠻吐蕃緬
甸之遠故土風紛紜錯雜而開國如莊躋梗化如蒙段功績如
諸葛孔明如韋皋鎮撫如贍思丁沐英之族皆堪憑弔而獻歎
用謙置身其間擴其襟抱發爲詠歌有不渾淪磅礴超軼於繩
趨尺步之表者耶昔楊用修氏自蜀入滇登臨之餘惟多讀奇
書以資灌溉故發爲文章日增宏麗用謙棲託之地同於用修

由此日與古人為緣則余向勉其根柢於學者其說固不誣也
抑聞康熙癸丑歲逆藩跳梁滇中 天子親授廟謨命將行

師卒落其角距相次剪屠今太平無事久矣然臨滇池涉龍湖
于 王師飲馬之處有可按圖考索者覽其山川尚慨然而賦
常武焉

用謙名讓亦字半村游滇日與迮公雲龍分居割撫幕中同
徐南岡糧使相酬唱時有三村之稱其二則孫春元潛村高刺
史守村也

袁枚彭司馬小傳

君姓彭諱翥字竹林雲南蒙化廳舉人挑補廣東封川縣知縣
調香山乾隆四十九年春余寓端州君來見執弟子禮甚謹其
人秀羸多能賓賓然一學子所著詩甚多頗得唐賢神韻別數
年音問亦不時接忽一日見訪山中帽曳孔翠翎檐盛服余
驚問所由方知其立功海外入 覲甫歸蓋於五十三年海賊
倂張有號平波大王者率眾為寇福敬齋公相總督廣東調水
師營兵出海擒捕飭香山令辦軍需半年不獲一盜將弁無以
自解反造蜚語誣君供張不周器械朽鈍福公怒召君入厲聲
曰汝踴躍不任事雖文官我獨不可以軍法從事耶出諸武弁

海繫
密揭示之君神色不變但申明香山雖大邑所辦糧餉業費三萬餘金所以久而無功者緣武弁退縮不能軍之故公相嘿然顏稍和知兵事不可以口舌爭卽奮曰翫願解任親往擒賊公相莞然曰汝孱書生果臨陣得不被賊靴尖蹴倒曰翫非手搏賊也乞賞精兵二百聽翫指揮必有以報公相許之君歸署捐俸支帑備戰船三隻料簡槍礮火藥賞資糗糧犁然各具著短後衣率健兒戎服出哨諸武弁以爲迂且妄無不匿笑者君禱天妃廟乞風黎明風大順君徑出海口公相仍命諸武弁會剿相遇海島中武弁搖手云風雖順少頃卽轉宜緩行或云今日

反支日不利行師或云海賊出入無定須探明所在巢穴再往君毅然不聽飽餐士卒揚帆竟行行百餘里遇盜船二發礮擊之斃十餘人賊久不見官兵突出不意驚乃遁去君知數日內賊必聚衆來乃入島約武弁共出洋衆武弁亦媚君之先得功也但唯唯翼日君見風順霧消開船出賊船八九隻果從上游來初猶逡巡欲避繼見官兵少乃持槍直犯亦發礮擊之閉君知賊以穢物相壓殺黑犬取血釁礮礮乃發擊破賊船賊盡落水千百賊頭出沒海面如浮瓜然適大軍亦至反向官船號呼乞命君命以鐵鉤拉起而以長繩彙縛之纍纍魚貫者七百餘

人解督轅請示公相大悅飛章入奏奉 旨彭耆著先賞五品頂帶送部引見授湖南岳州府同知福公奏留辦善後事宜改補瓊州同知權知府事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然卻毅悅禮樂敦詩書左氏以爲美談幾幾乎有欲分之意吾門下文士多武功少彭君亦文士而能立武功以張吾軍覺山林生色終以文弱故染烟瘴亡年哉及艾爲可悲也猶記君在隨園拜別余厚餞之贈幣帛不受贈股脯腩畜不受但乞崑山徐氏九經解及他稗史唐宋人文集載滿船而去嗚呼此鴻覽博物之張茂先所以諡壯武哉

竹林云翦之出海也心中有者目無賊目中有賊心無洋其成功豈偶然哉軍中作懷及詩十二律謂予曰師丹歸去紗爲帳時予方鐸劍川也

李果大理石屏記

郭子書齋大理石屏一質白而體潔文如畫層巒疊嶂中有峰五突出崖際林木深秀濃綠欲滴隔岸爲平坡爲洞穴爲澗而五峰盡處爲沙渚空處皆水髣髴初秋景題曰秋山雨霽高二尺廣視高加四之一以木製屏而嵌之本金壇于氏物藏二百餘年其後有爲縣令者虧帑金雜他物鬻之補庫遂流轉歸郭

滇東
氏考大理爲滇南六詔地點蒼十九峰紅泉翠壁多產此石石
文之奇怪者煙雲山水人物龍虎鳥雀花卉往往而有然多糲
糊要在觀者以意得之而此獨明劃蓋天地有至文蘊之於內
人不易知知之而得是理者其文始見乃藏之於山則奇不著
士之奇者處山澤亦然夫石奇而以俗工取裁之不奇士奇而
不遇賞識精神不吐奇亦不見嗟乎獨文石乎哉于氏江南巨
族勝國時多名人家富厚屏尙有冬夏及春景三不知落何處
郭子言此石當天欲雨重巒碧樹隱隱煙雨捫之若濕其神妙
可知已往商邱宋尙書有文石屏不盈一尺遠山蒼茫下有浦
漁人蕩舟撒網絕似黃大癡畫一時賦詩誇其異較之此屏其
高下何如也雍正歲乙丑上元日見之越明日聽雨石閣草堂
乃爲之記

不作少人多石惡賴語中一段借石發慨獨餘絃外之音
李果遊支硎中峰記

中峰乃支硎三峰之一晉支遁道場去城二十五里在龍池山
東北山多平石故名支硎吳都賦云右號臨硎卽此峰在山之
半望之隱然由山麓循路而上細澗有聲汨汨與落葉相亂寺
初名楞伽院入門有石幢一清壑道人所建面東有南來堂明

萬曆中蒼雪徹師從滇南萬里而來因以名之蒼公博涉內外
典常於中峰建殿買田其詩筆妙天下文文肅震孟姚宮詹希
孟王太常時敏隱君周茂蘭徐波諸公皆與之遊而虞山錢尚
書謙益至願居弟子之列稍北爲寶月堂有泉曰寒泉在南來
堂前飲之而甘寺僧云蒼公從事土木時有杜白雨者指庭中
地脈曰此當有泉鑿之不二四尺見石板仆碑臥其上啟視一
泓瑩然深丈許紫巖居士虞宗臣書寒泉二字於山麓殿燬于
火其庭傳有雙松蒼秀殿成而松勢難容伐之今殿基爲菜圃
矣南曰覃思室古梅一株老榦槎枒二百年物又西曰冬青軒

樹高一丈餘雜以修竹蒼公畏寒冬則居之面東有樓曰水明
樓凡東南遠近之山可以送目於月夕尤宜曰水明者取杜詩
殘夜水明樓句意樓下有方池多碧螺無尾出中峰院稍西有
鶴飲泉喝獅窩馬跡石跡大於虎印石如泥支公養神駿遺跡
又西爲南峰寺寺以南池著名唐皮日休陸龜蒙聯吟於此今
爲章氏墓池亦涸僅留屋一二楹俯瞰石梁舊有碧琳泉待月
嶺新泉馬坡坡南有石門在峰之右腋三石卓立一徑斜通如
門放鶴亭在中南兩峰間支公好鶴翅長欲飛乃鍛之後更養
令長縱使飛去此卽其處山之石根絕壁巉削類李唐畫又有

牛頭峰在寺門下東址卽觀音寺俗所云觀音山也雍正十年冬十月十有四日中峰禪人性原拏舟招予同遊者爲程致遠南溟顧峻大巖賈筠竹墅陳應慶幼石是夕步中峰左右翫月酌寒泉讀蒼公詩留宿山堂松濤滿山作聲如風雨明日觀南雲山樵文點畫山樵文肅公孫墓在峰之北竹塢性公方乞程顧二子作賢首宗譜圖且語予曰山中有二未了事建殿與刻集然木石粗具他日不乏建者獨蒼公距今垂八十年而其詩日就零落爲可念也言之悵然日午予與顧子聯步過寒山趙宦光小宛堂鑿石澗引泉處復尋雲根泉披蘚讀王穉登摩崖

諸詩飲泉而歸予惟道林築菴茲峰蓋千有餘年陵谷變遷而茲菴獨爲僧家世守梵宮鐘室尙存昔規與木石寒泉相映以遠於城市荆榛蔽路無穠花豔冶遊人罕有過者予困於迂拙無所用以老將與諸子遊於寂寞之鄉茲山若有夙契焉汲泉而飲踏月而歌其心甯不以爲樂哉性公留輯支硎山志予期以異日并訪北峰巖壑云

蒼公爲釋門龍象禪誦之餘究心風雅王漁洋舉其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山與楊升菴李太虛程松圓同稱愚嘗謂滇有四僧蒼公擔公心公介公也蒼公集滇中有鈔

本當訪而校刊之使好古如客山者免零落之感亦可增中
峰一段佳話耳

鄭虎文徽州府知府嚶我徐公政蹟碑記

歛之西曰巖鎮有人所畏惡競指而名之曰鑪其爲鑪非水非
火而沸者烹者剗而燔炙者噓且煽者寒附熱者羣聚而熾
其焰誘諸富人子弟入輒焦灼糜爛以至於盡其不入中以陰
事或誣劫之必鑿所欲乃已用是人人惴恐相戒毋陷入入且
死吏緣爲奸相助作聲勢泣此者率惑於聽罕究切之故縱以
久太守徐公治徽及期廉得其實曰此害馬也不去必敗羣需

之益張勢將燎原疾縛鑪魁二生至禡其服論徙之徒黨解散
民以大和未幾公坐左官去徽之民奔走叫號怨怒聚泣所在
皆是其鄉之士大夫謀勒功德於石而屬其記於紫陽書院山
長舊史氏鄭虎文爲道說前事復進而言曰非特爾也吾郡古稱
富州富固貧者之資資之衆且久必貧名存實亡循責無已萬
目睽睽困莫收恤公來酌水與誓手摩撫之含飴哺糜如乳愛
子凡諸彌文苛法呼召役辱之患苦吾民者禁督皆絕民終歲
戶外無一吏人跡屬不慈狎死條守要砥節廉靜歲以再和民
氣完實譬之病者初起方恃以生而公乃棄吾去文嘆曰此古

仁者之治也非磨以歲月不效且無奇功近名人不能爲亦不肯爲而公獨爲之嗚呼難矣若夫大憝巨猾患不治治得一健者害可旦夕已視此猶易顧公持重自卑言語嘔嘔貌若惟怯寡斷遇事乃如驚霆迅雷之暴怒猝至已輒復其故常威因物生怒不留已仁者必勇公之謂乎公之被議以庫役盜金逸四日而獲盡還所失金將論報或諷寢其事公曰不可寢則罔上罔上必縱惡罔上縱惡其何以令令而效之又何誅焉誅之是誅其類已也誅類已而不知恥者是謂心死心死不祥莫大焉而余何忍諸卒論報遂坐是左遷嗟乎天下之粥欺蒙詬蹈危

鬪捷而以循聲聞者踵相接公顧不用是爲自完計確然不欺其志於進退利害之間如此公真可以屬大事者今

天子神聖幽竄蔽翳靡遺靡阻磨刮洗濯物無枉材豈繫如公而以左官終者則徽之大被公惠必在異日徽之人可無悲也則皆再拜稽首曰是吾民之願也乃爲之記公名碩士字遜夫雲南嶧峩人用孝廉爲雲龍州學官歷知河南寶豐封邱縣同知湖北安陸府事所至皆有惠政云

徐公與先君子同舉辛酉被議後補太湖廳以病告歸兄吉士中辛未會試官鶴慶教授予曾見之榆城殷殷懇懇直以

年家子相待思之亦令人可敬也

朱仕琇送傅少尹序

天下之以仕集京師者約千萬計多一時賢豪欲有見於世蓋京師勢定於一尊自宰相以下雖布衣得略去勢位列坐爲昆弟歡無上下之隔其籍則閩粵滇黔與古會盟之國咸在故天下之取友者必之焉顧予兩至京師所見四方士大夫相過從者車騎之數燕享之雅笑貌之親亦云洽矣而取友之益不著何哉學術毀而交道乖相傾以名利而實不至也巖溪傅嘉言先生治宋儒之言其爲人恭儉審直仕於京師有大臣之節

以前奉天丞起憂候補與家兄筠園及余後先以學術相知余在京師或擾于馳逐神志紛散過先生與同鄉雷通政論詩文歸寓則夢寐一清先生故與通政善余嘗與萬侍讀書頗言宋儒詆荀楊之過因爲一子辨其所以受詆者以識其誣通政與先生見而不悅之牽同年陳君宗五交口責余雖其所守不能相易而亦以見三人者愛余之深也先生詩學清深通政嘗序之而及於聚散之不可常以見益友之難得今年秋先生果辭京師去告行於嘗所來往余例得贈言夫天下學術之正僞繫其所守出處守之大者于此不謹則人將並其生平而疑之先

生嘗立大節于 朝進不得仕歸養其親此於出處宜無可議
獨是古之君子有高爵厚祿一不以動心退處畎畝而不忍忘
其君者此固義之至精而仕者所宜稟以自守也先生既歸幸
時顧斯義焉不終於處以無負其始之所以自見毋許天下後
世僅謂京師為取友之區焉可也

陳道送傅少尹歸雲南序

今上卽位之初銳意興治臺省言事之臣咸思切劘計慮指畫
利害而言中時弊一本忠愛之誠如建水謹齋先生者蓋不數
人是時 上方嚮用直臣風動天下先生由侍御擢留都少尹

一時公卿相賀以為 主聖臣直 君臣相遭之盛於今復見

也某雖未識先生之面然已心志之既而聞其為少尹飭身臨

士敬教勸學思有所建立以答 主知則益仰望焉而恨不得

一見也未幾以左遷需次居京師六七年某幸時相過從因得

窺其蘊奧先生居京師如在深山鍵戶著書蕭然自得然語及
民生利病未嘗不倦倦焉蓋其志固有待而恬退安守若將終
其身者易曰習坎有孚維心亨先生其庶幾乎金之剛也鍛鍊
而益顯玉之潤也磨礱而愈彰古今來蘊才畜德之士不獲施
用斂身戢翼而其志益堅其才益老其所以處此者益休休乎

有以自得斯為不失其所亨者幸而遭時復用其所建立固自不同即不幸而抑志以老不獲被之當時抑必貽澤於後世此坎之所為不可不習而惟有孚者具習之之本心亨者著習之之效也今先生歸矣閱遠充實日新無窮某烏能測其所至耶詩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竊以是為先生期而更有不得不為斯世祝者先生得無意乎

張玉樹劉節婦墓表

建水舉人劉君暉吉之母曾氏苦節四十載以乾隆五十有三年戊申壽七十卒越四歲壬子縣學博士始錄其事實由縣上

郡余覆之將申大府請旌暉吉因求余文表其墓余諾焉曰是豈不可以風乎昔公文伯之母廢也欲訓其子以勞思善迺以丙子躬績且曰冀而朝夕修我所以深慈其子也劉氏家故貧無一壟之植節婦未三十有二子三女嗷嗷待哺而夫子芳第病劇謂節婦曰余始將不起家貧如是奈何節婦泣而言曰婦有承夫之義以艱難易心豈人耶於是飲冰茹蘗勤紡績供食指督女女紅課男儒業終始數十年荼蓼拮据之狀有為其子所不忍言者卒之長子儀吉牽車服賈克勤於家次子暉吉發憤力學由博士弟子舉戊申孝廉人為節婦喜即二子亦

思有以慰節婦節婦迺獨戚然不樂曰恨夫子不克見兒之成立也迺復時時率諸子婦勤績如故節食飲皤然白髮無晷刻自逸曰將以清白望吾子儉與勤所以維其志也夫敬妻非貴而能勤不能戒文伯怙侈忘善之愆節婦非窮而益堅不能守其身以慈其子成光大劉氏之志此其順逆難易之數古今人不必盡同而持世教者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之也嗚呼士君子安常履順而砥行立身與所以成教於家者其事未若節婦之難然往往苟於自恕而卒無所立甯不自愧也歟節婦之亡暉吉同年倪松泉太史誌其墓述其事頗詳余第表其大者以示

臨安之人

張公之守臨安也廉以率屬惠以澤民與大理守本公著同為滇省循卓之首本公卒常德旅次張公卒於署兩地之人建祠奉祀每一為念及輒感嘆不置云張公武功籍辛巳進士本公正黃旗籍辛酉舉人

張葆光大樹山堂集序

文章無天趣雖工不足貴惟率性而為則天機所到不可湊泊其意境新其風骨峭其筆幽折俊異動與神會此性情之故人莫能窺也師荔屏先生詩為一時宗匠海內知名者讀金華山

樵前後集實有觀止之歎乃見令嗣鴻洲天愚集而蹊徑別焉
茲讀令弟大樹山堂集而風趣又別焉雖不能如先生而各有
領會無絲毫相襲不相掩矣五古秀潔古淡得韋柳
筆妙七古跳脫在高常侍元漫叟之間五律亦不失爲唐調一
門之彥愈出愈奇乃至於此閱嘗觀崇巖巨壑江河浩汗則驚
爲殊絕及至覽幽曲之境苔痕草色礪水潑激砂分石漏又覺
神爲之遠李謫仙詩云別有天地非人間然則此詩之天趣獨
至殆非人籟之所能參矣

王豫書汎舟吟後

去年冬得交袁蘇亭譚箕圃楊雲津諸子同游金山宿西來閣
論詩文之宗旨流品之真僞民生之利弊以及因革損益廢興
成敗忠臣孝子理學名儒各盡胸中所欲言而言之務極其是
而止箕圃忽撫豫肩曰今日之游惜無吾鄉師明府荔扉豫聳
然問故箕圃具以先生治望江諸善政告且言先生才具之敏
腹笥之博好士之誠有趙吉士陸雲士所不能及豫聞之整冠
束帶而揖曰今復安得有如此人而生於子之鄉耶而且近官
吾之鄉耶豫幸得見子而又得聞其生平之懿行如是耶頃之
蘇亭復袖出汎舟吟一帙見示豫亟洗手讀之其見識高議論

正誠人人胸中所欲言而不敢言卽言之而未必皆極於是者也豫讀先生詩豫知先生之政矣又聞先生嘗坐廳事牒句一人其人久不至先生怒甚因於案上濡墨作詩詩成而人至怒已解矣先生語人曰此亦養氣之道也此楊子語豫者豫已筆之荻汀錄中因讀汎舟吟爰題數語以述顛末並志景慕之意云

劉開一餘堂詩稿序

開自受讀後好流覽六藝諸子百家之說間亦作爲古文以舒所見未嘗致力於詩也數年來身遭困阨百端萬緒鬱於中人情物態觸于外無以發其憤始假詩以自鳴然而水遇石則激鶴戒露有聲此皆動於自然非有意於世人之知而人卓然以詩名者余亦未之識也辛酉之春隨姬傳先生來皖江先生爲我言荔扉明府工詩有奇氣聞而心識之終以未得見爲憾今年春先生至皖相遇於旅舍出其所作見示皆自關蹊徑不規規于昔人其氣之盛若決江河而東馳其思之奇若雲烟變滅而不可測反復卒讀益信姬傳先生之言不虛而向時傾其名者尙未得盡其實也噫詩道之敝久矣精風格者或專於形模率性情者或略於功力二者相病而不能相成而又心馳勢欲

海豐
蘊蓄不深此猶源濁而流未有能清者先生俯仰古今豪蕩磊
落利祿不足動其心羣務不足亂其守宜其發言成章有以高
越乎塵俗者矣開荒陋寡學先生乃索爲序開之文亦何能重
先生而特書其梗概如此知未必有以盡是集之妙也

孫琪鴻洲天愚集序

滇禹貢之梁州其產璆銀鏤亦數發爲瑰瑋奇傑之士師君
立夫負雋才其家尊荔扉先生允滇之老宿予以癸亥春晤
先生於皖時立夫已賦玉樓而先生朝天集後附立夫詩數
十章有咏蒼山上西嶺登露井樓諸篇天才卓拔氣識雄奇知

機杼一家先生有不凡子矣迺生不以大科鳴文昭武烈有
所建白而疫癘潛邁冥然長辭多長吉之一歲少陳思之二齡
宜先生之撫卷涕洟悲其遇也夫殤子而壽彭鏗而天壽以
神不壽以形立夫雖無偉業豐功可壽於世而茂陵遺草其精
魄亦不死矣惟上有西河之戚下貽嫁娶之憂摘藻仙才餘恨
鬼錄其數之窮不能搔首問天耳



